



福娃“迎迎”来自中国辽阔的西部大地，将健康的美好祝福传向世界。迎迎的原型是青藏高原的特有物种藏羚。藏羚是世界上分布海拔最高的有蹄类动物之一，它们生活在“世界屋脊”，在“云中漫步”俯瞰大地。在广袤无垠的荒原上活跃着它们矫健敏捷的身影。它们奔跑迅速，在高原缺氧的严酷环境下，奔跑时速可达 70~110 公里。它们在高寒、缺氧，被人类视为“生命禁区”的严酷环境中顽强地生活，塑造了强健的体魄和惊人的耐力，藏羚的长距离迁移最长可达 700 公里，相当于十几个“马拉松”的距离。

藏羚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草食性哺乳动物，为青藏高原特有种，主要分布在中国青海、西藏和新疆，境外仅在印度拉达克东部两个极为狭窄的地区发现少数藏羚活动，数量约 200 只，多数为雄性，季节性往返于我国新疆阿克塞钦、西藏和拉达克地区。历史上曾记录有少数藏羚在尼泊尔西部活动，但已多年未发现它们的踪迹。

藏羚历史上广泛分布于由喀喇昆仑山口向东直至青藏公路的广阔区域。目前藏羚分布范围从印度拉达克向东延伸 1600 公里至青海鄂陵湖附近，与一个世纪前相比，目前分布区已经收缩并在一定程度上片断化。

藏羚栖息于地势起伏平缓的开阔高原地带，分布海拔从 3250 米（新疆阿尔金山）至 5500 米（印度拉达克德泊散得），绝大多数生活在海拔 4000~4500 米的高原上。它们适宜在高原和半干旱类型

的地区生活，荒漠草原和其他干旱区域也有藏羚季节性活动。藏羚是青藏高原高海拔、寒冷、干旱地区生态系统的重要物种。到目前为止，尚缺少对整个藏羚种群历史数量的准确统计，仅有上世纪初西方一些探险家简单的描述。从有限的历史资料中初步推断，上世纪初藏羚种群数量在 50~100 万只。从 50 年代起，由于盗猎、放牧等人类活动影响，藏羚种群数量锐减至不足 10 万只，并在部分地区严重片断化，如藏北的羌塘保护区南缘、西缘和青海东部地区。

鉴于仅在青藏高原分布的特有性及其种群现状，藏羚已被世界濒危物种保护目录（IUCN, 2006）列为“濒危”物种，并受到《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的保护。我国于 1981 年加入 CITES，严格禁止一切贸易性出口藏羚及其产品的活动；198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

护法》颁布,国务院随即批准发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将藏羚确定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严禁非法猎捕。

非法捕猎是导致藏羚数量锐减的最主要原因之一。藏羚轻柔温暖的羊绒被誉为“羊绒之王”,走私的藏羚绒在境外被制成叫“沙图什(Shah-toosh)”的披肩,每条“沙图什”的价格达1万美元以上,比黄金还要昂贵。为牟取暴利,盗猎分子铤而走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虽然藏羚绒的贸易已经在法律上被禁止了,但黑市交易中对“沙图什”的需求导致的盗猎活动仍在疯狂增长,数以万计的藏羚惨遭厄运,数量减少至不足10万只。此外,人类活动增加是藏羚种群下降的又一重要原因。藏羚分布范围内矿产丰富,淘金、采矿不仅破坏其栖息地环境,人类的频繁活动也严重干扰藏羚生活。畜牧业发展带来日益增多的放牧行为和载畜量增加,在食物资源和活动区域上都可能与藏羚活动和觅食发生冲突。过度放牧还导致部分地区土壤沙化,环境质量下降,进一步加剧栖息地的片断化。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程,青藏高原将进行一定规模的开发和工程建设,它们都将不可避免地影响藏羚栖息和繁殖地的环境、迁移路线等。铁路、公路甚至有可能阻断部分种群的迁移和基因交流,造成现有栖息地的进一步破碎和种群隔离加剧。藏羚栖息地内人类活动与各种工程设施将成为未来藏羚种群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第10次拜访藏羚

2008年初夏,我第10次踏上青藏高原,我和其他考察队员一起从西宁出发,经格尔木沿青藏公路进入可可西里,这是唯一一条穿越保护区的公路。格尔木是青海第二大城市,也是进入可可西里之前最后一个城市,海拔2700多米。格尔木距我们的工作点五道梁200多公里。我们此行的目的是监测藏羚如何跨越青藏铁路和公路,记录人类对藏羚迁移的诸多影响因素,从2004年开始,我们对藏羚迁移的监测已经持续了5年。

我们乘坐的越野车清晨从格尔木出发,驰骋在平坦的青藏公路上,人在车里丝毫感觉不到海拔高度的变化,直到昆仑山口(海拔4767米)才发现车在100多公里距离内竟爬升了2000米。昆仑山口

是进入保护区的标志,翻过山口,我们正式进入了可可西里。鼠兔、旱獭、藏原羚、狐、狼等尽现眼前,身边烂漫多姿却格外矮小的高原植物打碎了许多人对可可西里曾有的想象。其实,每个曾亲历可可西里的人眼中有着截然不同的世界。也许因为我所从事的动物研究工作让我总是以探究的目光看待周围的世界,在我眼中的可可西里和藏羚多了一分真实,少了一分神秘,人烟罕至并不等于荒凉,可可西里是一个充满鲜活生命与壮丽奇景的仙境,这里也许不适合人类生活却是藏羚等众多生命最后的乐园。如果把自己仅仅当作生命的过客而不是自然界的主宰,无私地看待这片土地,你就会感受到它的迷人与魅力。

藏羚羊的一天

清晨6时 夏日的清晨,夜雾迟迟散去,依然沉睡的大地上覆盖着一层白霜,空气清新得没有一丝杂质,深吸一口却无法消除胸中的憋闷,缺氧的感觉更加强烈,也许是夜间植物呼吸消耗了本来就稀薄的氧气吧?可可西里的早晨格外寒冷,这里的日最低气温出现在早上7时,而最高气温则出现在17时左右,和平原地区有着2-3个小时的“时差”。楚玛尔河边的草坡上,藏羚带着一丝慵懒,蜷缩在柔软的草床上享受朝阳带来的温暖。才满月不久的小羊羔依偎在母亲身旁,迟迟不愿醒来。藏羚的睡姿并不算优美,它们或是侧卧或是俯卧,躺倒在坡边一大片,一不留神还以为是“尸横遍野”。

上午9时 在高原上,很多动物醒来的第一件事并不是觅食而是晒太阳,这可不是为了享受,阳光是获取热量最直接、最快速的来源。直到日上三竿,坡上的藏羚才开始活跃起来,三五成群悠闲地漫步,细嚼慢咽着营养丰富的早餐。有人说藏羚吃的是冬虫夏草,排出的是“六味地黄丸”。可可西里可谓遍地中草药,景天、雪莲、大黄……随手拔一棵都是不可多得的药材。几只藏原羚混杂在藏羚群中,整齐的皮毛、苗条的身段,让还在“坐月子”的藏羚显得有些臃肿邋遢。正值换毛季节,藏羚那成片脱落的红褐色长毛像抹布片似的挂在身上随风飘舞,简直就是一群来自丐帮的绵羊,与我心目中藏羚腴腆美丽的样子相去甚远。不过藏羚群中温馨和谐的画面却构成一幅大自然最美丽的画卷,母羚



穿行于铁路桥下的藏羚

温柔地梳理着幼崽柔软的胎毛，几只小羊羔在周围追逐嬉戏，藏羚妈妈寸步不离地在周围警戒。藏羚群陆续向河边靠近，当头羊一步跨进水里时，着实把我吓了一跳，难道生活在高原荒漠的它们会溺水？让我意外的是，头羊竟用不大优雅的“狗刨式”从容地游过了河，接着一群藏羚扑通扑通接连下水一竞高低，连初生的小藏羚也颤巍巍地被妈妈顶下了河。虽然河水的最深处也不过一只藏羚高，但对于刚出生不久的小藏羚来说未免有些惊险。藏羚妈妈在孩子身后护航，轻轻顶着它的臀部鼓励着，一只小藏羚偷懒地把两只前爪搭在妈妈的臀部，被妈妈驮着过河。不过几分钟，近百只藏羚浩浩荡荡地游过了楚玛尔河，来到青藏公路旁的草坡上。藏羚群与公路保持着 500~1000 米的距离，它们对来往的车辆似乎已经习以为常，悠闲地就像在家门口闲逛。我和其他考察队员躲在车上监视藏羚群的动向。自从来到这里后，我们每天都要开车巡视楚玛尔河至五道梁之间藏羚集中活动的路段，统计藏羚的数量和组成，记录它们如何跨越公路和铁路，观察影响藏羚迁移的各种人为与自然环境因素。今天

是两个月以来平凡而又特殊的一天，一直在离公路较远的谷地活动的几群藏羚像是有约会般一同向路边的坡上行进，“大概是刚发了个彩信，哈哈……”车上响起阵阵笑声。俏皮话和必要的幽默是野外工作必不可少的调味剂。

上午 11 时 “羊儿还在山坡吃草……”同伴唱道，“嗨，真是吃货！怎么没完没了呀？”大多数人看到藏羚的时候，映入眼帘的总是它们吃草的画面。和家养的牛羊一样，食草动物要花大量的时间摄食。藏羚迁移并不是连续奔跑，而是边走边吃，吃吃停停，一路吃到目的地。突然，藏羚群中有了变化，藏羚开始聚集，并浩浩荡荡向我们驻地边 K2998 公路附近的山坡行进，直到离公路大约 200~500 米才停住脚步，再次分散，原地休息。“藏羚就要开始穿越公路了！”大家兴奋起来。

中午 1 时 就在我们等得几乎不耐烦的时候，藏羚群突然骚动起来，后部的个体开始向前冲，藏羚群由分散成片变换为一列纵队，蜿蜒排列在青藏公路 K2998 路边的坡地上。头羊徘徊在路边，焦虑不安地观望着来往的车辆。几分钟后，头羊终于按

捺不住冲上路基,虽然此时公路上空无一车,头羊仍然保持高度警惕,在路基处踌躇不前,好像在思考成功的可能性。遗憾的是不过几分钟光景已经错过了大好时机,公路上再次响起汽车的轰鸣,头羊失望地回身撤到路基下方。我们在车里一边记录着藏羚每次受干扰的行为,一边暗自为它们着急,“怎么就那么笨呢!”有人忍不住说道,一边又自言自语地为头羊打气。羊群就这样一次次冲刺又一次次回撤,足足折腾了近半小时,头羊依然耐心地等待着时机。已经中午1点了,路上的车似乎少了一些,只见头羊鼓起勇气颤巍巍地走上有点发烫的柏油路面,路并不宽,几步就到了路中心黄色的隔离线,头羊突然停下脚步,有点犹豫地看着脚下,仿佛担心会被黄线绊倒似的,然后猛然一步跳了过去。在头羊的带领下,身后的藏羚一个个快速跟进,迅速跑过公路,冲下对面的路基。此时一辆大货车驶来,队伍被截成了两段,已经过路的头羊再次返回路边,鼓励和带领着剩下的藏羚。藏羚妈妈温柔地顶着小羊羔的臀部,无声地催促着。有的藏羚妈妈突然发现自己的爱子未能追随,勇敢的母亲忘却了恐惧,无视繁忙的车流,义无反顾地从近在咫尺的车轮前原路返回,焦急地寻找自己心爱的宝贝。我仿佛隐隐约约听到母亲急促的呼唤。当藏羚群几乎全部通过了公路时,藏羚妈妈目送着远去的同伴,尽管脱离群体的庇护意味着将自己暴露在危险之中(容易被尾随的食肉动物捕获),爱子心切的母亲依然选择艰难的寻子之路。她孤独的身影在路边徘徊,眼里流露出彷徨与无助。

下午2时半 已经过路的藏羚就像识途的老马直接向五北大桥行进(可可西里野生动物通道),这和去年我们观察到的情形有很大的不同。记得去年刚过公路的藏羚群迷茫地在刚建成的铁路路基下往复徘徊寻找出口。也许是在两年的迁移中积累了经验,藏羚群已经开始逐步适应改变的环境并调整了迁移的路线。大约半个多小时后,在头羊的带领下,藏羚集聚在桥下,有的开始原地休息,疲惫的小羊羔干脆在母

亲身边就地躺下。藏羚群的领导者在经过短暂的休憩后开始警戒,在桥墩下向铁路对面眺望。桥下的阴影好像为藏羚带来某种困扰,头羊似乎把黑暗视为危险因素,在阴影前伫足不前。也许是因为藏羚终身生活在视野开阔的地带,而高原上也没有高大的植物,阴影对它们而言显得有一些陌生吧?由于今年附近铁路的施工已经基本结束,桥下的干扰因素有所减少,藏羚群在桥下仅仅徘徊了20多分钟就开始穿越通道。它们过桥时速度很快,奔跑着越过桥下的阴影,一路奔向对面广阔的天地。

下午4-7时 又有几群藏羚陆续跨越了公路和铁路。公路边的藏羚群稀少起来。傍晚时分,没有成功跨越公路的少数个体撤退到距离公路较远的坡地过夜。我们在晚霞中默默地为它们送去祝福。

夏季的青藏公路格外繁忙,青藏公路建于上世纪50年代,是西藏的生命线,承担着80%的进藏物资运输任务,特别是近年川藏和新藏公路受路况和气候条件的限制,无法保持全年畅通,因此新疆、四川的很多进藏车辆都绕行青藏公路,使车流量剧增,平均每分钟超过1辆,午后的最高峰可达3辆以上。公路带来的游客成为藏羚跨越公路甚至铁路的又一大干扰因素。我们经常见到兴奋的乘客,欢呼尖叫着冲下路基和久仰大名的藏羚合影或是追赶着藏羚群,对藏羚跨越公路造成很大干扰。

